

# 旅澳詩抄

藍波



## 蔗田之歌

單軌高速公路  
車輛電馳一個方向  
路旁 整齊站立着  
一叢叢擁擠一望無際  
風都透不過去

一樣服飾  
焦黃色下裙  
裹着婷婷瘦瘦身軀  
單上淡綠色涼衫  
在頭頂戴上  
一乘美麗的花冠  
在冷風中侍候  
一場火祭的開始

一把火  
熊熊把黃裙點燃  
傾時 濃濃黑煙  
強拉着黯紅火舌  
騰空上升  
風在靜靜窺視  
輪子飛馳  
急急滾過

不屑一顧  
這場火浴

沒有呻吟  
不是哭泣  
蔗田里  
响起了響亮的拍掌聲  
是興奮是歡欣  
然後風起 煙散 火熄  
衣裳燒燼成光禿  
裸裸露出焦黑下裙

當收割機聲一開動  
一剎  
便是千公頃

(沒有火祭  
提煉不出  
生命的自然陽光)  
(八九年八月廿三日 黃金海岸)  
附：昆士蘭州的電視上，蔗糖是以  
「生命的自然陽光」作廣告宣傳。

## 海底觀魚

螺旋梯轉我  
隨着一羣白哲膚體  
徐徐翼翼落級

三十乘十二尺直徑  
筒形的空間  
從「鈎形島」的鼻端 (註一)  
探測南太平洋邊岸  
珊瑚島嶼的心臟

壁上有電視螢光玻璃  
窺視着外面神秘灰黯的水界  
一羣羣美麗、肥大、稀有  
且撩人食慾的鸚鵡、蝴蝶、神仙(註二)  
悠閒擺弄着姿色  
霓虹般風騷  
珊瑚族類以沉默  
形態與世無所爭

水界中  
游魚闊窄大小  
聚在小框子前  
讀着  
筒內瘋子人衆  
競相對着窗外  
鎂光閃閃  
不停  
CLICK! CLICK! CLICK!

註一：HOOK ISLAND  
註二：珊瑚島水嶼的魚類——  
PARROT FISH  
BUTTERFLY FISH  
ANGEL FISH等  
(寫於SOUTH MOLE島)  
八九年九月三日

## 失踪

雁程

常有一種好處  
被忽略  
就是失踪的自由  
只要真的不讓  
朋友知道  
他們才懶得追究

●  
到後來  
不覺釋然了  
自得如谷中小花  
開謝  
也難免被遺忘

●  
寂寞里  
什麼都可以想  
可以不想  
心酸的 高興的  
不在乎沒人  
分享

●  
暫且藏匿綠叢  
靜伺是誰  
先循着花香蝶影  
一路尋來……

## 忍不歸去

雁程

在不能回鄉的時候想家  
在不是回鄉的時候想家  
在不想回鄉的時候想家  
都不是鄉愁  
在回不了鄉的時候  
想家  
才是鄉愁

●  
暫時隔離是好的  
即使茫着一片大海  
不是回不了家鄉  
不是不能回家鄉  
不是不想回家鄉  
只是忍着不回家鄉  
在不是家鄉的家鄉

●  
善飲如你  
整夏拉讓江夠飲用吧  
醉後 請告訴我  
在回不了家鄉的時候  
鄉愁是什麼滋味

## 寫在白色冬夜

(續上期)



老是在談我自己，再談下去，恐怕連你這個朋友也沒了。

你提及你課程的死板與陳舊。我想大概是你仍在第一年的原故。基本的學識仍是要學的，對不？我們前一陣子上了一節課，教授竟要我們參考卅年前的一篇論文，原來有一些基本的理論是在當時形成的。不看不行。達文西完成「最後的晚餐」的時候還每天抽空畫雞蛋，賽珍珠一生重看狄更斯的作品無數回，雖供在寫作之餘也一再翻閱魯迅的雜文，我想，這些前輩所作的不是沒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不敢給你做什麼榜樣，但三幾本書，如果好

好消化，相信可以供我們一輩子受用不淺，做學問大概也是一樣吧。願你我共勉之。

假期里，除了讀書，我並不準備去任何地方。圖書館在這期間又沒開，若不是犯上流行感冒，捧起有關土壤的書籍，頭腦又立即不甚清醒，我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給你回信。這一回寫足了癮了，並不再怪我每一回都三兩行字交差了數。但我仍希望收到信的，但自己這方面又不太勤奮，也不好過份要求別人。我還沒有陳蝶自書信來往開創出另一個世界的境界，但曾有過她曾因等信而幾乎想要控制整個郵政局的急切。

聖誕節里，電視節目十分豐富，如果外邊下雪，更好。我已急不及待地要欣賞OLIVIER的幾部電影。這位八月間去世的影壇巨星，一連有四部作品在這期間播出呢。他的「亨利五世」有口皆碑，非看不可。對了，剛才談起日本裝的「馬克佩斯」，如果「李霸王」也改成京劇裝束的，該有多新鮮啊，但恐怕那些架勢就沒有日本武士那種半蹲半站的樣子容易學。

一高多了，改天再聊吧。祝你新年愉快。保重了，你。

藍放  
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蘇格蘭

煙火  
74  
砂勝越星座詩社  
文藝雙週刊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人世間

## 海與岩角之間

岩角與海之間，  
茫茫空蕩的遼大無際——  
是海與奇岩間的特殊氣氛。  
旋轉旋轉氣流旋轉於這特殊的空間，  
倏忽間奔到另一岸的海與岩角，  
添補那一岸的空虛。  
於是 這一岸與那一岸， ●海與岩  
親密起來了。

讀詩也是須要不斷學習驗證的。所以有時禁不住自我檢討：讀詩時我該滿足於怎樣的感覺？如果我讀詩像讀著說明文，得到的只是平面呆板的畫面，沒有生動鮮明的印象，我該不該滿足？如果詩中的陳述散而不聚，沒有焦點予人新意，那麼我讀了能有什麼感覺？

有人說詩是一個點，散文是一個面，是不是呢？散文可作廣泛全面的鋪陳，但散而沒有集中點算不算好散文？散文難道不可以由面趨點嗎？詩固然貴於精簡凝煉，但點到為止是否欠缺深厚？若只是憑空一點，沒有起承轉合的曲折，詩與禪宗偈語有何分別？小中見大，詩的點難道不能讓人透視到它底下的面，甚至立體？

●所以我就這樣問自己：寫蔗田為何要寫高速公路與車輛？「車輛電馳一個方向」，「一樣服飾」，「在頭頂戴上」，這樣的句子是不是累贅？火舌騰空上升，風為何還靜止不動？被燒成光禿而露出焦黑下裙，為何還會興奮歡欣？「一劃」便是千公頃！「北起羅書」水稻之歌」中的「一畝」便是千里！「為何不見鮮明生動？「三十乘十二尺直徑筒形的空間」，「美麗、肥大、稀有」，這樣的說明與形容能不能給人生動的詩感？「海底觀魚」若只取最後一段，刪去「水界中」一句，是否更為凝煉？還有，「不能回鄉」與「回不了鄉」的意義上有何顯著的不同？若有不同則詩中是否有特別點出？

公路與車輛？「車輛電馳一個方向」，「一樣服飾」，「在頭頂戴上」，這樣的句子是不是累贅？火舌騰空上升，風為何還靜止不動？被燒成光禿而露出焦黑下裙，為何還會興奮歡欣？「一劃」便是千公頃！「北起羅書」水稻之歌」中的「一畝」便是千里！「為何不見鮮明生動？「三十乘十二尺直徑筒形的空間」，「美麗、肥大、稀有」，這樣的說明與形容能不能給人生動的詩感？「海底觀魚」若只取最後一段，刪去「水界中」一句，是否更為凝煉？還有，「不能回鄉」與「回不了鄉」的意義上有何顯著的不同？若有不同則詩中是否有特別點出？

●只是這應問問自己，在深深的夜里學習讀詩。(不是特意的苛刻批評，希望別見怪。)(羅祖)